



流淌在旧时光里的豆浆

高自发

想起朱自清先生的《冬天》。“是一‘小洋锅’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……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……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；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，等着那热气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”每次读这一段，我的心都如锅里煮着的豆腐，柔软而热烈。

我小时候是在乡下度过的，绝没有朱先生全家围着煤油炉煮豆腐吃的美事。不要说没见过煤油炉，单说豆腐也绝没有吃着玩儿的闲情逸致。印象中，能喝上豆浆就已经很奢侈了。

隔壁大叔家开豆腐坊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浆，做豆腐。先是磨豆子：他推着石磨，艰难地转起来，高高的一堆黄豆慢慢漏进去，乳白的豆浆就顺着磨盘接合处汨汨地流出来。这时候的“豆浆”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豆浆，需要用白纱布过滤一遍。把磨好的豆浆倒在大铁锅中，下面架起柴火，不一会儿屋里就蒸腾起热气，弥漫着豆香。

大叔总会用一把看似脏兮兮的葫芦瓢，到锅里舀出满满一瓢豆浆，盛在

粗瓷海碗里，让我们这些小馋虫过瘾。喝豆浆，放点白糖才好，可惜那时候白糖不易得，我们捧着不加糖的豆浆，咕咚咕咚喝下去，一股暖流从胃里直传到脚底板，顿时觉得西北风冒烟雪的冬天一点都不冷了。从此，那一圈一圈转动的石磨，大铁锅上不断摇晃的过滤豆浆汁儿的白布包，还有豆浆锅氤氲弥漫的景象，再也难以忘怀，尤其那碗乳白的豆浆上面凝结的一层黄油，常常让馋嘴的我觉得那就是世间的美味。

东北的乡下，一到冬天，家家就在屋里支起火炉，连着火墙，用来取暖。有时候，在炉子上烤玉米饼或者土豆，一家人围着火炉吃，就能解决一顿饭。我是有优待的，可以每天早晨喝一碗豆浆。小火炉子上，坐着一个洋瓷盆，盆里是冻成冰坨的豆浆，炉子里燃烧着熊熊的火，火苗在炉里呼呼乱窜，火舌贪婪地舔着洋瓷盆，仿佛它也垂涎那乳白色的美味。洋瓷盆氤氲而

起的蒸气和火炉子里辐散出来的热气，弥漫了一屋子。我趴在被窝里看母亲煮豆浆，她用一把铁勺，小心翼翼地敲打盆里还未融化的冰坨，冰坨乖乖地变了形，她就一下一下地搅动豆浆在盆里转圈。炉火照着我稚嫩的面庞，温暖从炉中溢出来，时间就像瓷盆里冻成坨的豆浆，慢慢地融化，悄无声息地流淌着……

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冬天了，在那样冰冷的小土屋里，只要有一个熊熊燃烧的小火炉子，人就不觉得寒冷，再有那样一盆热乎乎的豆浆喝，心里胃里都是暖的。

如今，只要想，我每天早晨都能喝上豆浆，只是需到早餐铺子才能买到。早餐铺子的豆浆，是用一种很先进的压力锅蒸煮出来的，既干净又便捷，只是那豆浆却没有了儿时的味道。我总是固执地想，那种装在塑料杯里的白色东西还是豆浆吗？没了石磨的碾压，没了大铁锅的蒸煮，甚至没了豁边粗瓷大碗的盛装，没了母亲均匀地搅动，那还是豆浆吗？

突然想喝儿时的豆浆了。冻成坨的豆浆可以融化，可是已逝的时光却不会倒流了呀！

美国的第50个州夏威夷，地处北太平洋中部，由8个主要岛屿和124个小岛组成。千万年来火山的活动，造就了这里的特殊景观。位于夏威夷大岛最南端的帕帕科拉沙滩，以呈现出奇异的绿色著称，其成因与火山活动密切相关。沙滩上的“绿沙”主要由火山喷发产生的橄榄石碎屑构成。另一片帕纳鲁鲁沙滩的沙子，颜色漆黑如煤屑，它是火山岩浆进入海水后冷却凝固、碎裂形成的玄武岩颗粒。

对夏威夷当地人来说，“围观”火山喷发还是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一。外地游客听说后，往往会大惊失色：“火山喷发还不快点跑，居然敢留下来看？”其实，夏威夷的火山喷发通常不像其他地方的火山喷发那样熔岩冲天喷涌、浓烟遮天蔽日，而是相对较为和缓。这是因为夏威夷火山熔岩的二氧化硅含量较低，导致其黏稠度降低，能够像水一样在地面稳定流动。尽管夏威夷火山以“好脾气”著称，但近距离长时间停留仍存在风险——吸入过量火山含硫气体可能导致中毒。

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是全世界最活跃的火山之一。在基拉韦厄火山表面，几乎90%都覆盖着凝固的熔岩流。基拉韦厄火山经常间歇性喷发，滚烫的熔岩宛如河流般涌进火山以南16千米处的海洋，在海面蒸腾出滚滚烟雾。自2024年12月起，这座火山又迎来了喷发活跃期。

基拉韦厄火山的频繁喷发，还造就了另一种奇观。在火山所在岛屿的部分地区，可以发现地面上覆盖着许多长约一两米的金色细丝，看起来很像生物的毛发，在阳光下显得光彩熠熠。在夏威夷本地神话里，有位喜怒无常、变幻莫测的火山女神佩勒，当地人便将这种金丝叫做“女神头发”。实际上，这些“金发”是火山喷发时形成的玻璃纤维，它们的平均直径小于0.5毫米，最小可达到1微米。

“女神头发”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，在夏威夷之外就非常罕见了，这和夏威夷火山熔岩的低黏稠度特性有关。这种熔岩喷出后，所含的熔融物质在空气中迅速冷却，并在风力作用下被拉伸、旋转，形成许多纤细的玻璃纤维，重量也轻如发丝，可以被风吹到几十千米开外，纠缠成一团团“乱发”。熔岩的液滴大小、表面张力、空气阻力和在空中的加速度都会影响它的形状。如果冷却速度比较快，或是风力拉伸的作用不够强，纤维就会形成水滴形状，被称为“女神眼泪”。“头发”的末端通常也是水滴形的。

不过，“女神头发”虽然美观，但不建议拾取把玩。它质地易碎，断面尖锐，容易刺伤皮肤，一旦进入眼睛、口腔等部位更是危险。

火山喷出的『金发』

瑶华

牛博士问道

听、看、说

戴逸如文并图



芝诺说：“上苍给人一张嘴、两只耳朵，所以，听必须是说的两倍。”

牛博士说：“岂止听与说，还有两只眼睛在看呢。看也必须是说的两倍。”

逗咳嗽

由国庆

刚动筷子吃上饭，王大爷和王大妈又因为鸡毛蒜皮一点儿小事而拌起嘴来，但吵归吵，吃归吃，老两口并非真上火，你一嘴，他一嘴，有时还嘻嘻哈哈呢。类似的情景在天津民间叫啥？逗咳嗽、逗闷子，大概有打趣、开玩笑的意思，甚至有点儿耍贫嘴、寻开心之嫌。老北京等地的民俗也将此俗称“片儿汤话”，形容说了一堆“没用”的话，云山雾罩、不着边际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

还有一种逗闷子，比如姐妹俩为某事彼此妒忌，往往不明说，但暗里斗气儿。一来二去家长看不下去了，都叫过来，批评说：“你们都大度包容些，没事别光逗闷子，到头来别急眼伤了和气。”



“秒回师”是指那些擅长快速回复消息、总第一时间接住对方话题的人。这类人在看到消息后，既能迅速回复，消解对方等待中的焦虑感，又能精准抓住话题重点。面对信息，他们既不会出现已读不回的情况，也不会给予敷衍的

网络新词语 秒回师

王锦辉

回复，而是用细腻的共同意识感知对方的需求，给出兼具情感抚慰和解决方案的回答。

“秒回师”一词的流行，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人对高效、真诚社交的向往，也体现了当代人渴望被重视的心理需求。

早春的紫色诗行

石绍辉

每到初春，大地还带着几分冬日的僵硬，众多花草还蛰伏在泥土中时，二月兰便早早地探出头来，迎着料峭的春风，在河坡上、田野里、阡陌间、树林下的草地上，悄然绽放。一片又一片，开得繁锦，开得耀人双眸。

二月兰到了三月，已化作蓝紫色的海洋，欢腾喜悦，氤氲在眼眸。你根本不知她们从何处来，无人播种，无人浇水、施肥。或许，只有晨起的阳光知晓它默默生发的绿芽；或许，只有午间从遥远山野漫拂过城市边缘的微风，见过她向上努力拔节的茎；或许，只有

雷鸣后那场密织的细雨，曾撑开她小蒲扇般的绿叶。

二月兰的色彩层次丰富。初开时是深紫色，慢慢变为淡紫，最后接近白色。从浓烈到淡泊，从张扬到内敛，尽显自然之美。阳光下，紫色小花泛着丝绒光泽，微风过处，涟漪轻漾，美得

让人陶醉。

二月兰的花期极长。从残冬未便开始吐露芬芳，到春深夏浅依然摇曳生姿。在这漫长的花期中，它们见证了梅花凋谢、迎春枯萎、连翘退场，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淡雅的紫色。这种紫色含蓄而谦逊，远望如烟如雾，为大地披上一层温柔的薄纱。

二月兰，这早春的紫色诗行，用沉默而持久的存在，向我们诠释着生命之美的本质：一种内在的、不假外求的、在任何境遇中都能蓬勃生长的力量。

